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十八回 桃花鄉奇女任百鶯弄巧 松樹岡奸人與雙虎同誅

少青正欲擇吉期，備禮納龍飛，忽得桃花鄉長雲桐榮訃音。這桐榮，原是雲夫人的兄，連錢的舅父。雲夫人攜了壽兒、連錢，點起一百女兵，使樂更生、紹秋娥、可足足三娘子領著，押送祭儀車輛，來投桃花鄉赴喪，兼立桐榮的兒子云云做桃花鄉鄉長。云云的夫人魚氏，是芝蘭鄉鄉勇魚泳斯小女。其大女嫁可飛熊的兒子可安夫。那安夫從小兒與初從的妹可百巧勾搭，那可百巧又嫁桃花鄉鄉勇雲仲時。安夫聞桐榮已死，云云新立，乃假連襟之誼，往桃花鄉弔喪，並賀新長，而實欲與百巧重溫舊好。那百巧生得百伶百俐，便給善言，人又呼他為百鶯。言聽他的言語，如春鶯之百囀也。足足喜其善談，常到他屋裡，聽他說笑話兒。那雲仲時，連日為鄉長新喪新立的事忙著，故安夫得乘間與百巧淫亂。足足亦時時遇著安夫，足足是個粗莽的女子，那裡察他底細。誰想刀不尋人，人自尋刀。那安夫又想勾搭上足足，百般浼著百巧做線。百巧應允了，買些魚肉雞鴨，烹調停當，請足足吃酒。百巧吃到半酣裡，俏眼兒睨著足足，笑曰：「據娘子這般品貌，顏公立做夫人，是不愧的，奈何只做娘子。」足足曰：「咱們玉夫人德容才識俱臻絕頂，后妃還比不上的。即如嬌鸞這等美好，又有智慧，人號他為女韓信，今新聘的騎虎姐兒，能文能武，斬韓卓，擒水火，功高望重，這兩人也只做個娘子，況咱們村女兒，惟有些氣力，得與這兩娘子比肩同事顏郎，是過分的了。」百巧又拿酒杯兒串著，笑曰：「雖是這話，但人生一世，草生一春，顏公寵愛人多，未必有心專待娘子，與其看他人的眉頭眼努，何如自尋個貼肉稱心。」足足曰：「這話怎解，咱不懂得。」百巧聞這話，反拿別話說開，只拿杯兒向足足亂灌，笑曰：「娘子的酒量，是絕大的。只恨酒力薄些，不能使娘子心醉。」足足曰：「語雲酒薄人情厚，姐姐費錢鈔，買這酒饌請咱，便是絕厚的人情，如何不心醉。」百巧曰：「這錢鈔不用我費一些兒。」足足曰：「是你的老公買來，教姐姐請咱的麼。」百巧含著笑曰：「娘子試猜，並不是拙夫買的。」足足曰：「姐姐實說是那個請咱的。」百巧裝著醉，拍拍掌曰：「我的有情有義的哥哥呵，你這錢使得值哩。」足足曰：「這話怎解？終不然這酒饌是你甚麼哥哥拿錢買著請咱的麼。你哥哥是甚人？」百巧又裝醉，把眼瞅著足足，涎瞪瞪的只是笑。足足曰：「姐姐只管瞅咱怎的。」百巧曰：「我瞅娘子生得好呵，與我的哥哥是一對兒的。」足足曰：「你甚哥哥？」百巧曰：「就是在這裡，他時時見著娘子，娘子時時見著他的，那個可安夫，標緻兒呢。那個婦人比得他上，性格兒又溫柔，最能向女人身上體貼的，又是可飛熊莊公的少爺。」足足曰：「聞說可莊公是可飛虎，如何又說飛熊呢。」百巧曰：「娘子原來不知，自從明禮被莊主炭團殺了，飛虎飛熊爭公位，連日鬥殺不休，不知那個和著他，將那可莊分作南可北可，北可的莊公是飛虎，南可的莊公就是飛熊。那飛熊甚鍾愛這少爺，安夫這少爺的脾氣，又最不與人同，多少的美貌婦人，欲邀他一顧，千難萬難，不知怎地，見了娘子便顛倒起來，弄得茶不思飯不吃，他說不得娘子憐他時，他便一納頭死了。」足足聽他句句是勾引的話，將生平質直心地，詐著呆問曰：「憐他便怎地？」百巧向足足耳朵裡低聲曰：「左不過與他取樂一兩宵兒罷了。」足足曰：「取樂又怎地？」百巧笑曰：「娘子休詐呆，夜間一男一女，床上的取樂，難道別有怎的。」足足聞這些話，怒著目，正要發作，忽轉了一個不良的念頭，笑曰：「咱酒多了，就睡在姐姐房裡，好麼。咱醒的時節，不好意思乾這些，乘著醉，由他怎地，罷了。」言著，遂倒在床上，鼾鼾的不言語。百巧大喜，欲教小丫頭往尋安夫。誰知那安夫已在這裡探頭探腦的打聽消息。百巧剛出得房門，正劈面撞個滿懷。百巧曰：「呸，忙甚麼，唬得我心裡一跳。」那安夫一手攬著肩，一手按著百巧的心窩，笑嘻嘻曰：「我的心肝，我唬著你時，親個嘴兒補你。正經說，這事如何？」百巧曰：「罷了，累得我被他罵了一場，明日還要尋你廝打哩。」安夫驟聞這話，如被冷水蓋頭一淋，呆呆的只是抖，白臉皮兒都變得青黃了。百巧恐急壞了他，擰他的肩窩兒一下，笑曰：「給你玩的話，你便這般抖起來。何況驚心吊膽的去偷婦人。實對你說，你有甚麼謝我，我才把這娘子給你。」安夫聽說，心裡的石，才放將下來。笑曰：「若是果然有此喜事，你要甚麼便甚麼，我是不吝惜的。」百巧曰：「是要你說起的。」安夫曰：「我拿一百兩足紋銀謝你罷。」百巧搖頭兒。安夫曰：「你時常愛我的玉獅子，拿來謝你。」百巧只是搖著頭。「你又常贊我真珠花扇兒好，拿來謝你，要麼。」百巧仍是搖頭兒。安夫曰：「我是說不起的，你說罷。」百巧停了一會，便說曰：「你若是真個有心謝我時，我百般的不要，只要你先把舌尖兒砸著我那個。」言到這裡，又向安夫耳朵裡說那下半截。安夫笑曰：「都依你罷，只是幾時才得羊肉到口的。」百巧努著嘴曰：「那人現在我床上等你，他是裝醉的，你休識破他，你好便好，只是難為我的上口說得裂了。」安夫喜的只是拜。三兩步走進百巧房裡，先向床上一張，只見足足斜靠著枕頭，歪著，臉暈酒痕，眉含春色。這胸前的羅襟，微微褪了些縫兒，露出鮮紅似的，卻是勾金攢蝶抹胸。下面鬆綠褲兒，三藍花朵暈著眼，白緞襪兒，襯著紫茸五彩繡鞋。看的涎了，正欲趁勢脫那繡鞋。忽大吼一聲，足足已立起來，將安夫的頭巾只一扯，拉著發，罵曰：「你那廝不去別處討死，卻來大蟲鼻孔裡抹汗。」正提起拳頭時，百巧眼快手快，拿著刀向安夫頭髮上一割，安夫的發斷了，便向外走。足足急奪百巧的刀，且不暇殺那百巧卻去趕安夫。安夫離了桃花村，向小路而走，看看趕上，卻被樹樑鉤住那黑羅襖。忙脫這羅襖掛樹樑上，露出那銀紅小繡襖來。遙望時，安夫卻從亂山裡走，又趕了一回，安夫在一岡子上。左尋右尋，尋不出路徑。回顧足足，已趕上了。遂跪著，磕的頭都腫了。顫顫聲兒曰：「這百巧兒唆著我，得罪娘子，娘子可憐同姓同莊的分上，饒了安夫這條狗命。」足足啞的一笑曰：「要娘子饒你時，除非自己扭斷這頭顱，才饒恕你。」言著，走前幾步，用腳踏著安夫的胸，拿這刀向眼上晃著，曰：「好俏的眼角兒呵，淫淫地瞧著娘子調眼色，調得快活麼。」遂將那刀尖插入眼窩裡，將兩個眼珠抉了出來。又指著那舌，正罵時，一陣腥風起，砂石皆鳴，一斑紋大虎，隨著砂石躍上岡來。足足吃了一驚，倒退了數十步，坐松樹下欲脫那繡鞋緞襪來與虎鬥。那虎已將安夫銜著，躍下岡去。足足曰：「你這大蟲，好知趣兒。娘子正欲奉承你一拳，你卻為娘子葬了這賊骨頭，饒了你罷。」札起鞋襪，欲下岡去，驀地腥風又起，呼呼的一陣黑光閃將來。又欲脫那繡鞋，叢莽裡早跳出一隻白額黑毛虎。繡鞋未曾脫得，那虎據地一吼已迎著足足撲來。足足躡進些，虎撲個空，那虎腹已中了足足一拳。這拳如鐵椎一般，又用得力猛，那虎負著疼，偃著那松樹根亂滾，這松樹卻被他滾折了。足足閃身兒，立在虎後，將那挾安夫的刀，朝正那虎的肛門，盡力的戳將入去。那虎復吼一聲，躍起四五尺。足足將兩隻手，從下把著那虎的後蹄，轉身兒向那大石上一撲，如打穀的連枷一般，那虎挺挺的不滾了。足足才札好了鞋襪，又見前那斑紋虎銜著人頭跑上岡，伏在地下將前爪捧那人頭，朝著足足戲弄。足足打得性起，閃在那虎左邊，用左手挾那虎眼，乘勢摳起，使虎頭朝天，那虎欲跳躍時，早被足足的右膝撐住前爪，動彈不得，卻輪著右手的拳頭，向虎腰打了十餘拳。那虎哇的一聲，滿口滾涎，將那人肉骨吐出來，臭不可聞，已伏地不動。足足舍了虎，正札鞋襪，猛聽得嗚的一聲，那虎仍躍一躍，蹲入那叢莽裡。足足搶上前，拿著虎尾，倒拖出來，那虎回著爪欲撲足足，足足反放了虎尾，待虎轉身時，飛一左腳，正中虎額。那虎伸著爪，自爬那額，右腳又中了虎腹。那虎側倒在地，顫顫爪，這回真個死了。足足拗根松樹，攀些藤蘿，將兩虎縛著松樹兩頭，挑了下岡。正尋掛樹的那件黑羅襖，只見一個黃瘦的病尼姑，約四五十歲似的，搶了那羅襖便走。